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庚午盡十二月十六日

皇太后回鑾至行在車駕至自臨平 皇太后還宮滿城士庶夾道聳觀皆以手加額驩聲洋溢太后居於慈寧

殿宰臣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亦有獻賦頌雅歌稱美聖
德者令中書舍人程闕厚第其高下闕厚以建昌軍進
士童藻為第一知真州張昌為第三進士陸渙為第四
昌特轉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太后常許金國劉皇后
首飾頭面珠翠之屬緣誓書不遣乏使秦檜乃親作書
與知盱眙軍向子固令差信實官員往泗州傳語安撫
周企令具奏達候至遣賀正旦使何彥良行即附行子
固遣錄事參軍孫守信至泗州見企白其事候發文字

已行方可歸守信至泗州見企語之企初不諾守信力
言之企乃即時具奏附走馬天使行
九月五日甲午參知政事王次翁為報謝使使於金國
邢孝揚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六日乙未孟忠厚以樞密使為山陵使秦檜欲去張俊
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加寵於戚里矣
秦檜加太師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
天乃大賢人之業救時真宰為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

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先定於規模力輔眇躬通成大
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敬以事親實出贊襄宜崇褒陟
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位檜碩德而光明忠
肅而恭懿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
尹覺民之任蚤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
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乎忠信見子卿思漢
室之深謀皆予同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
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

唯君子以為必歸蓋信既著而情孚則恩必施而欲得
龍輀來迓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鶴馭懽迎肅東朝以
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明之封寵拜
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
戲吕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為師成王之勳所
以集永惟耆德無愧前人其祈邦休以副朕命梓宮及
太后還故有是命
十三日壬寅大赦天下門下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

運上穹悔過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繼盟好來存沒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再安遐邇用慰慶來從於天上澤周浹於人間橐弓矢而戢干戈式昭偃武省刑罰而薄稅斂庶用還淳宜均惠術之施以移有邦之福可大赦天下於戲去兵而未嘗去信蹈前古之格言寧親而有以寧神懋大君之

至德惟比屋克躋於仁壽在庶政宜尚於中和其一心輔弼之臣曁百職文武之士交修不逮永孚於休　王俊知洋州兼沿邉安撫使節制蓬州軍馬王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為王開山所向無前也然性強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以其女妻其子嘗厚遇之是年卒於郡　張中孚加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彦靖海軍節度使金人索張中孚中彦秦檜還之故加以官爵

十月楊愿假戶部尚書賀正旦國信使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副之　秦檜以張中孚張中彥歸於金國

十一月五日癸巳樞密使張俊罷為鎮洮武寧泰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清河郡王張俊為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王𨗳上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師古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事皆不

可言於是檜乃以孟忠厚為樞密使俊素與忠厚不協

遂請罷去乃罷為醴泉觀使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

邈字遐舉嚴州人

八月丙申臣僚言阻撓和議者秦檜欲深趙鼎等罪未

有名以處之乃令臣僚言鼎與王庶曾開李彌遜昔年

阻撓和議事鼎更不量移彌遜曾開並落職庶已卒於

道州矣

十三日辛丑劉光世薨中興遺史曰劉光世以萬壽觀

使免奉朝請軍於涇州太后還宫大臣俱入賀光世已病九月扶病赴闕上宣醫療治光世病篤乞致仕進太傅辛丑薨於臨安之賜第年五十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進太師賻銀二千兩絹二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殮勑內侍李存約護其喪上親臨奠增子孫之秩官其親族未命者八人光世妻向氏就請曰光世遺言姪祖禮曾獲文解可以為文官乞改文官上許之林泉野記曰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也能騎射有胆勇稍通書史莊老

孫吳之學從父與夏人戰常身先士卒屢擒酋首敵頗畏避童貫才其人朝廷亦加眷宣和二年方臘反於睦州光世别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捷數郡之民皆為立生祠臘敗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諜察知其要險難易光世遣宋江並進擒其偽將相送闕下遷團練使從童貫收燕山後洺州張敵聚衆數十萬陷州縣光世擊斬之除鄜延路副總管金人至闕光世以兵勤王聞敵退乃還及敵再至光世率兵衆萬餘入援淵聖命

内侍陳闕督進師光世聞京城失守不敢進頃之至濟州謁康王王即位命為御營使司都統制彈壓京城乃往西京保護陵寢後還行在宗室叔向領兵謀亂光世奉命擒戮李忠陷襄陽遣喬仲福擊斬降其弟孝義内侍康履等用事光世曲意迎奉加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點一行事務張遇據池州光世輕敵徑進為遇所敗會王德來援遇走江州兵敗復自池州順流下真州光世躡其後遇至楊子橋乞降於行在李成將史亮陷宿

州寇淮西光世戰屢北後亮敗伏誅李成奔東京擒其將王宣等五十餘人收其兵數千還加檢校少保敵入揚州光世兵潰走至建康止有衆百餘得統制王德兵五萬軍復振苗劉廢立光世勤王加太尉御營副使范瓊亡命光世撫定其衆分隸諸將靳賽反於揚州王𤏲屢戰無功光世往乃降後屯軍江州金人圍寧國軍光世不能援隆祐太后趨虔州敵遂取洪吉諸郡而退光世遣將王祐躡其後擒數百人命王德擊斬敵趙萬於

闕州又命靳賽王德討擒妖賊王念九於信州又命王德斬邵談表闕索劉文舜於饒州遣靳賽張世忠招降河北賊酈瓊并衆五萬光世來朝除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集慶軍節度使改武寧軍王德敗金於揚州俘五百餘人金圍楚州光世畏其衆不敢援紹興二年加寧國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太傅移軍建康又移池州四年冬金及劉豫南寇將酈盖敗金於泗州光世退師建康王德敗金於滁州桑根田清敗之

汉河王世忠敗之滁州王師晟敗之壽春府斬偽守李爛斬賽張騎　孫暉敗豫於頳河口酈瓊敗金於壽春斬賽敗之闕縣王德敗之和州侯動山敗之滁州晞敗之來安縣王順敗之泗州白柱坡魏泰敗之白沙山五年郭進劉寵敗之清流縣皆光世部曲也加少保是秋遣將華旺敗於光州六年加太保靜武寧國軍節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撫使軍於廬州充壽春縣是秋命王德靳賽敗劉豫兵於滁州王德酈瓊趙四臣又敗之安豐斬級三

千餘衆寇廬州光世退師而劉猊為楊沂中所敗豫聞之遂望風遁去光世自率數騎逐北至壽春縣遇豫將闕興自南豐來援幾殆光世還率靳賽兵敗闕雍闕初豫之入寇都督張浚約光世止軍廬州豫兵勢盛光世密白於宰相趙鼎乞退屯鼎降樞密院檄令退守太平州浚怒遣向子諲督遣復還於廬陵浚還朝言其事故鼎乞出會光世軍帑在太平州為火所燼亦請閒得太一宫使罷命吕祉節制其軍未幾酈瓊驅諸軍叛降劉豫九

年金人歸我淮南之地加和衆輔國功臣陜西五路宣撫使雍國公與弟光儀不協儀密令言者擧光世罪罷宣撫授萬壽觀使十年金敗盟深入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率李顯忠李貴步諒之衆守太平又徙池州十一年敵攻淮西光世命崔臯敗之舒城縣頃之諸帥皆罷兵柄光世復萬壽觀使朝請於行在宴居以聲色自奉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四親臨奠贈太師謚武僖十四日壬寅知福州程邁知鎭江府劉子羽提擧江州

太平觀　程邁知鎮江府罷臣僚章疏也邁在福州會金人來取宇文虛中家屬皆在福州其族謀欲留其一子為嗣邁堅執不容遂並遣行後全家良賤無老幼悉遭金人誅戮哀哉　王勝為鎮江府住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張俊岳飛以樞密使副往楚州撫諭諸軍也王勝為中軍統制或有譖於俊者謂勝欲殺俊俊憾之俊還至鎮江府以事責勝送建康軍中自効是時王德權管諸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協必殺勝至是德見勝而

喜曰我王夜义汝為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以相親者乃厚待之俊罷樞密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世忠藏於家一日世忠具筵會招醫師王繼先飲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為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十月十四日壬申王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德通遠軍人從劉光世為前軍統制自陝西勤王建炎初從往江西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輕進為敵所乘德救之免進追至江州敗遇軍中服其驍勇號王夜义

三年從敗李成於淮西擒其將王宜等五十餘人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止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德盡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檢德與弟青王忠躍出斬育餘衆請降德入城撫育家至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張和尚來寇致書曰昔張育殺死骨肉我來復仇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特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來乃退德集

諸軍告之故咸請死戰張和尚爲鄉兵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爲六軍軍聲復振光世復辟命德追苗傅劉正彦至信州與韓世忠將官同在郡守坐因話語言不相中欲刺德德殺之郡廳又殺其下十餘人至福建遇世忠欲鬬世忠避不與校訴於朝德坐罪編管江州光世爲御營副使駐九江德爲統制金人渡江德拒之敗於興國四年擊斬趙萬於袁州劉文舜邵談袁關圍饒州誘之入城皆戮之妖賊王

念九衆二十餘萬據信州之貴溪弋陽縣辛企宗累月不能克從光世一戰俘念九從光世軍之鎮金人據楚泗德頻與戰於高郵邵伯之間紹興初降海寇邵青於泰州二年執郭仲荀於揚州送戮之吕頤浩為都督也前軍至潤州丹徒反德追至建平殲其衆累加忠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四年金逼淮南德敗之滁州桑根又敗之和州六年同靳賽敗劉麟兵於滁州渦口又同酈瓊趙四臣敗之安豐斬三千級又從光世敗劉麟於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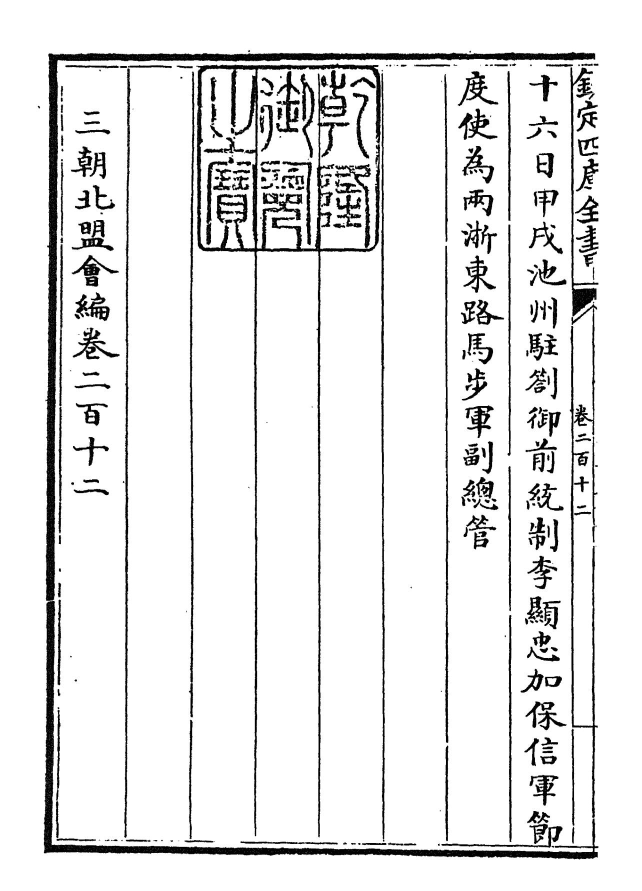
七年光世罷兵奉祠以呂祉節制其軍德為都總管酈瓊王世忠不平訴德於朝德亦言諸將驕累上命德以本軍歸而瓊世忠果叛降於劉豫德軍建康張俊每以禮幣結之德以兵八千歸於俊八年俊為淮西宣撫司銳勝軍統制十年金人背盟光世起為三京招撫使復請德隸其軍德不應從俊敗金於蘄縣復宿州戰城父復亳州又敗之滑河俊之立功賴德為多十一年加承宣使敗烏珠兵於昭關及仙宗鎮從俊及楊沂中劉錡諸

軍將遇烏珠兵柘臯沂中為敵所敗部下多死德以錡師擊敵斬首萬餘沂中獲免遂復廬州烏珠陷豪州俊令沂中收復遇伏被圍殿前司軍幾殲德同髙舉劉寶田師中救之奪沂中出加清逺軍節度使十二年俊在樞庭薦德為建徳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徳乃用俊婭子盖其親將馬立顧暉皆為統制及俊罷樞柄德皆盡罷子盖等俊以是憾譖於朝而秦檜亦忌其勇十五年命王權代之罷為浙東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後

改湖北路總管荆南府駐劄十四年薨六十八子琪

王進為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進初為張俊帳下提轄專背印隨行軍中呼為背印王從破李成於江西淮南屢収勇功擢為中軍統領紹興四年陞中軍同統制五年累遷龍神位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選鋒統制劉寶卒進為統制至是除池州太平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不恤士卒唯厚結王繼先及諸內侍以久其權士卒皆不喜之

十六日甲戌池州駐劄御前統制李顯忠加保信軍節度使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三至二百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朱一政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三年二月盡十四年二月

紹興十三年二月韓世忠封咸安郡王

八月金人遣使人洪皓還

九月鄭𣓨何彦良使于金國

紹興十四年正月金人遣使來　浙東副總李顯忠落節鉞與宫祠李顯忠歸朝聞其妻周氏在黄龍府繡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許金一千兩各人奏補承信郎先以金五百兩畀之三人果至黄龍府用籠床去其裹隅盛周氏載之于車以行遂達江南時顯忠作浙東副總管旅橐中得金一百兩乃具以情實告於知紹興府婁炤借金四百兩遂賞金如約顯忠陳乞合得恩澤承信郎三人各補以官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一妹在燕山府

願取之顯忠别許金三人者不願許金且曰已得金千兩矣既而又取其妹歸是時楊存忠亦遣人取其故妻止於平江用别宅居之以再娶趙氏不容故也金又使來因奏令講和乃有臣僚多以金銀遣人來取其家屬恐大金皇帝聞之不便上乃責顯忠落節鉞與宫祠罷其總管存忠以顯忠獨被責而已無罪遂賂遺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復用而顯亦閒居七年南北隅絶之久諸大帥家屬往往得至江南如游燎糕送韓世忠妻來又

張俊妻魏氏乃羣賊自京西送來

四月解潛責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臣僚言解潛及

辛永宗居於平江府議論講和事改潛南安軍安置而

永宗亦改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郃州駐劄命州

縣刷前後歸朝人發還金國

九月宋之才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趙還副之　趙鼎

移吉陽軍安置秦檜令臣僚言趙鼎罪故移吉陽軍安

置　朱勝非甕行狀曰靖康初金人稱兵京城戒嚴公

嘗使敵營往來計事辭氣不少屈初公為鄧氏壻後十
許年而夫人之堂妹歸張邦昌既而侍從公察其人弗
與交邦昌雖執政亦未嘗造門也邦昌憾焉而每還輙
沮格及金人來攻邦昌和議出質敵營乃請公行朝廷
從之俾公使軍前計議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
不可恃刼質不足信請大為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
檄榜有挾敵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
召還解使尋知鄭州盖邦昌姦謀已露至是朝廷始悟

公前疏之當也未赴陟海州時朝廷建議置四道總管都副八帥分制諸路為京師衛其詔有曰吏得辟置兵得誅賞錢穀得以移用有警則都帥入衛副帥居守擇諸班簿取前兩地從官之才者居之惟公以庶僚被時選除直龍圖閣充東道副總管置司南京公抵應天日都總管胡直孺准詔勤王竭本道甲兵財賦以自隨所餘疲弱不滿二百糧食僅及旬日富室大族先已逃避警報日急敵破都帥于襄邑近逼南京上下訩懼人將

驚潰公奮不顧身以死誓衆踴躍先登令民負門乘城狥曰敢返顧者斬攻南城矢石交下公益勵奮人殊死鬭公躬擐甲冑與士卒同食飲夜宿城樓者數月徒步廵督率夜一周匝雖雨雪泥淖未嘗肩輿敵列寨城西北隅若築室返耕為持久計者攻圍殆百方公隨宜應之輙卻敵多為疑兵公料敵精審逆知詭計屢摧其鋒踰月日東南諸路兵稍集公曰敵不足畏矣乃大啓城門縱兵民樵採所部多南兵怯敵公親率教習授以方

略用之每提選壯士夜入敵營焚刼使之自亂常設伏兵於要害地伺其出掩擊之堅壁半載餘仗信義威惠以為守故人無離心士有鬬志以間諜用命敵動息必聞其初至也如入無人之境及是不敢肆前後斬獲以千計亦屢殲帥首道路始稍通江淮漕運漸至分遣邏兵明遠斥堠敵不能抄掠軍民頼以濟京師再受圍已數月公數募人間道冐重圍攜蠟書通奏每遣必涕泣開諭勉以捐軀徇國親酌巵酒以飲脱所服綈袍以衣

人皆感悅不復顧死淵聖皇帝得公奏每加歎奬始知
諸大鎮悉陷獨睢陽堅守屏蔽東南聚勤王之師以圖
捍禦遂除待制都總管會京師城破諸道勤王兵疑不
敢前公遣人傳報京師音耗敵騎動息以慰安人心且
檄率四方戮力以進屬主上開大元帥府於相州軍駐
劉東平公日遣人詣軍門凡金人動靜京師事宜莫不
以聞上亦倚南都為重金立邦昌乃為書遍抵諸道師
守一日金以騎送邦昌使人至公集官吏發書按驗即

械繫之上其書元帥府主上自鄆而西公發謁於濟州首陳翊戴大策曰今二聖北狩天下之心屬在殿下宜以時正位號繫天下望庶以銷弭窺覦之萌應天寔藝祖興王地宗社神靈使敵不能謟以為殿下受命之所請亟幸之以圖大計奏疏論即位之初宜謀始謀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常持之而四方斂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

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四方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我乃遠交金人為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是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睿明殫思其凡進退人材施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話一言一嚬一笑必加詳審合於

仁義者置之則可以養兵保民興復大業迎還兩宫矣疏奏上欣然納用然公為侍從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别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脱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盗區矣今敵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鑾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為學士復論揚州跓蹕地既得政力論之上深信焉令户部約留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

陵祀事後當移蹕矣時相黄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南渡至是上見公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之言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公以辦即上疏陳五説謂敵當擘畫奏上皆施行之自再相首建議遣諸大帥分屯於淮南等路各據要害以經畧淮北荆襄事甚悉四年又奏言襄陽上游襟帶吴蜀我若得之進可以蹴敵而退可以保境今陷於敵所當先取者即命大將自沔鄂以趨又使淮西軍合勢並進以犄角之始諸將雖擁重而無分定路分

故無所責成公在朝廷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其師當
其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算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
昭遠往總軍餉士衆素飽皆賈勇以前豫求救於金偽
兵俱來遇我師于襄鄧間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隨郢
七州之地軍聲及汝頼京洛大振先是分屯纔定即議
進討而荆襄正岳飛所當取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公
既授飛以攻取之畫以迄事建節又戒諸將咸使戮力
捷至等級授賞其或違戾罰如軍政即日奏上罷都督

府故諸將得自奮勵復飭飛當勞來還定以慰吾民來
蘇之望無得屠掠凡得州始奏捷止言其人收復平定
某州不得輒言殺戮規模先定故一舉而成功既班師
授飛節旄及諸將授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
之禮公謂本吾家堂奥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
乃可自用兵以來諸將强悍難於號令公威信素有以
服其心賞罰甚明莫不聽順樂為公用之皆能成功於
是金始來議和蓋自上即位遣使使金者無慮十數輩

而未嘗報聘及王詡李永壽來命禮部侍郎趙子晝館之初上命韓肖胄為使俾公擇副公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時方艱虞不當專拘舊制遂薦胡松年副焉松年入金論難往復辭氣明辨金為之折又聞豫兵屢敗襄郢歸於我故纔報使公逆料其謀隨事酬應館遇禮既甚簡而邀求一切不從二使褫氣去人情初以為疑至是乃安上方親征詔公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公慨然上疏列四事以獻無不切當利害疏

奏議者服其精誠上心善之而陰有沮之者因不果行

勝非秀水閒居録曰靖康元年予守宋城閏十一月

初敵騎既破拱州初七日遂抵郡城前一夕予夢有執

盜於庭下者形質魁岸左目揷矢流血被體既覺頗異

之未曉報金兵至既登城督戰金人以大軍三乘裝載

芻膏縱火逼南門帥首被金甲仗劍往來指呼予於要

地伏弩㑓之果為效用郤曇者射中彼目墜馬死正如

所夢敵知不利乃退自是經月不近南門其後得異龜

於城隍廟中大若車輪高及三尺蓋穹龜也有骨尾九
條甲色正黄如蜜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
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盻不凡
真靈物也始置之城隍廟中郡人連日聚觀予慮其惑
衆因言龜不食豈思水乎投之南湖繼又雷萬春廟有
大赤蛇盤于香罏中累日不動時將舉首人莫敢近予
作文遣吏祭之切責其果有靈不為陰助更出異物以
怖人何也即日蛇出與敵對壘踰半年城境獲全寔神

之助也　又曰靖康二年三月金人偽立故相張邦昌為楚帝師廻二聖北狩四明初范訥以北宣撫趙野以北道總管翁彦國以東南經制趙子崧以宛邱太守各提勤王兵會於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時予留守南都亦皆得一封其外用内侍省印不書名内只一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常昧陋所遭亦云竒禍又稱予堅守别都力保鴻慶宫其末叙時令云其上予即收投書使臣繫獄繳書於大元帥府　遺史曰靖康元年二月朝

廷遣張邦昌奉使斡里雅布前邦昌請朱勝非同行邦昌妻鄧氏朱勝非妻之堂妹也邦昌請勝非行上俾勝非使於軍前計議勝非疾趨之道中即日上䟽論和議不可恃刼質不足信請大為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挾敵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召還解使職出知海州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七歲喪父既喪外氏欲奪其母而嫁之不從外氏强之母乃薰目斷髮示卒不可移勝非總角讀書為文鄉先生稱為遠

器年十四入郡庠十八外貢入太學踰年外上舍崇寧
四年釋褐登第累歷州縣官後除太學正歷兩任徽宗
以其久於儒官恬靜有守除秘書省校書郎兼正御前
文集淵聖即位時爲右司郎中嘗使金營往來計事故
邦昌請其行　中興姓氏録曰朱勝非字藏一開封人
也崇寧四年登進士第善屬文靖康末胡直孺以直龍
圖閣爲東道副總管軍應天金人圍京師領兵一萬來
勤王敗績執勝非權知應天金人來攻勝非惶懼易衣

逃匿民間惶惶會韓世忠楊進兵擊破之勝非復出視
事民稍安康王開元帥府河北張邦昌僭位致書于勝
非勝非囚其使繳書于王王至濟州勝非率兵來迎至
建炎初除中書舍人後除翰林院學士制誥清華士人
言其才學士二年除尚書左丞又遷加中書侍郎帷諂
佞阿諛迎合上意曲奉黃潛善汪伯彥備位無建明三
年潛善伯彥罷以勝非為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值苗
傅劉正彥擅廢立勝非孤趨鼠拱行二人之意而已上

復辟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四年范宗
尹薦之除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勝非聚兵於
吉州以劉紹先楊勍為都統制怯江州經李成所破不
敢往紹興初紹先以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御史中
丞沈與求言其逗留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居住以紹
先知江州二年吕頥浩薦之召復觀文殿學士兼侍讀
俄同都督江淅荆淮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諫止其命
復為侍讀俄除尚書右僕射三年丁母憂辛苦日起復

惟報私恩讐睪無建明尤不能聽訟士民甚苦之四年金人攻淮南勝非懼乞持餘服許之服闋還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數月復為提舉洞霄宫秦檜不喜誣之為邦昌親黨終不復卒於湖州年六十三

十二月李光移瓊州安置李光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者誘光唱説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於檜檜怒令臣僚言其罪故移瓊州安置　金人逼王倫以官倫死金先是紹興九年王倫為迎護梓宫奉迎兩宫

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使于金國金國留倫不遣獨以公佐還是歲金人以倫為河北轉運使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堅辭不受遣使迫之亦不受金人杖其使又復令逼倫倫自縊而死　中興姓氏録曰王倫字正道開封人真宗宰相旦之後也有縱横之才少遊市井羣小髙其能大金陷京師百姓内亂淵聖登樓撫諭之倫乘亂徑造御前上問誰能彈壓倫奏臣能之上令即去彈治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因自薦其材上急取紙親

除為吏部侍郎倫下樓以先備惡少數人傳呼侍郎往撫諭之百姓皆定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繳其官止補修職郎建炎二年上書乞入金國迎請二帝乃加朝奉郎金國通問使金國方入邊留倫不遣紹興初秦檜為相遣北人捁討都監門客通書金國求好二年遣倫回議和七年聞徽宗及鄭后凶問遣倫同髙公繪往請梓宫及韋太后及河南州軍秦檜主其謀加倫端明殿學士樞密院編修文字胡銓上書言金人詐和

王倫賣國秦檜孫近助之乞加誅戮進兵討敵不從九年加簽樞密院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方使藍公佐為副倫至金見金人烏珠以東西南京壽春宿亳州及陝西京西歸于有司倫權東京留守及孟庾至倫公佐往金國獨發公佐回又留倫不遣金國以倫為河北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禄耶金人遣使來催之又不受金人杖其使復令來逼之倫厚贈使人金以謝之自縊而死年六十一世稱

其忠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五年三月盡十月

紹興十五年知叙州邵隆卒初邵隆知商州值和議定割商州為外境隆不悦常密遣兵馬以盗刦之金人訴於秦檜檜心恨憤除知辰州未赴改知叙州至是飲酒

暴卒或云檜密使人鴆殺之人皆巷哭為之罷市

三月敷文閣待制周金及馬觀國史願送還金國

五月金人遣使来賀生辰

十月嚴抑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曹浸副之　觀文殿學士祈請國信使宇文虛中死於金國行狀曰公諱虛中字叔通登大觀三年進士政和五年除起居舍人國使院編修官六年正月同知貢舉四月除通直郎中書舍人嘗議僃邊非策論事無所畏憚當權者忌之除河

北河東陝西宣撫使司參謀事上書極諫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畧紹祖宗之謀將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與機事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攻守形勢公贊廟算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勵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埋輙舉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強弱虛實知彼知已當圖萬全今論財用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

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强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甲兵精鋭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而攻城者難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者為主而常逸在外者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

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志國主委人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絶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倨禮節而止耳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

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逺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眞以為隣域女眞藉百勝之勢噓唱驕矜不可以禮義交也不可以言説誘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鮮勝負未決强弱未分持卞莊兩取之説引兵踰古北口撫有矯捷之衆繫縲契丹君臣雄據朔漠侈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鋭難敵之勇以寡謀持重久閒安逸之將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邉患未有

寧息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産與寒民爲隣欲買吞以廣其屋居乃引强人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全强盜從之寒民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强人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臣之愚見竊以爲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難念隣城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僚廷議倘臣言可採乞降詔㫖罷將帥還朝無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太平臣昧死盡言不勝戰慄時王黼當國見疏大怒捃拾

公以他事降為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公又條上十一議其大畧有曰契丹昨來女眞願為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真愛中國避强悍歸仁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謀窺伺託為存亡繼絶之言其意甚逺若契丹北為女真所拒南為中國所棄收合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時割地以為約續糧以過兵不惟王師入燕為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邉事未寧之甚今日為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糧

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逾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為穩便若連兵不解征戰防托或滅遼之後調發勞費乃過于未用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又上二十議畧曰臣伏見朝廷昨以耶律淳擅立遣兵廵邊騎卒相侵互有勝負前此屢曾招納已於盟好有違迨王師那回雄州王介儒來尋舊好書牒往復皆有明文其於女真又違近約若二國脱有興滅即邊事不可不防所有元約女真夾攻悠久利害臣不敢與知今復

文涿州勾引契丹人使空牒差人往約女真雖民心歸
仁天道助順王師無戰可保萬全但恐秋高馬肥北兵
或聚若只坐待意外功績不為自治之規切恐臨事失
機貽患在後且言郭藥師可令帶同知燕山以恩禮留
之京師復盡使挈致家屬居於賜宅緩急有用只可單
騎遣行事畢便歸然今日事幾與前日不同似不必更
放前去脫魚於淵恐滋後患時朝廷銳於摧服契丹故
公及守禦之策委曲詳備欲因衆幕議幸一止之議上

不報然而亦以公言為忠七月除宣和殿學士上復欲以公叅謀尋改寶和殿學士十一月除大學士河北河東路宣諭使公上言雲中州郡疆界遥濶方一收復每歲應副財用必三倍於太原又須建置堡塞關壘不下數百處今財力匱乏何所從出屯戍軍馬係抹直取疆界亦倍于何處挪移乞罷收復之議以息中國之力尋赴闕有旨至内殿同宰執班奏事是日報尼堪兵廹太原上顧公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今金人

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公云敵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渙然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命公就草詔公奏言臣未得旨昨晚已草就候進呈上令展讀公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内臣寄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

公再拜泣下令下人心大悅乃宣和七年罪已詔也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有識者比為陸贄感泣山東將士之詔云雄州奏郭藥師刼蔡靖呂頤浩等降金人公與南陽公入對上謂南陽公曰令梁方平已在濬州守橋南陽公奏言内臣主兵恐將兵不附欲更差人為大將而梁方平副之上曰何灌見作管軍可令團結京城二萬人同守濬州衆議尼堪兵勢方熾河陽橋最為要害而守禦未得人欲名熙河姚

師古秦鳳种中令以本路兵會于鄭洛外為河防之援而内衛王室上顧公曰卿與姚師古种師中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為軍前宣諭使上曰卿不須自陝州以西可只在畿甸馳檄名兩人衆議謂永安陵寢未有兵衛護上曰此却是宇文虚中職事可自滑州分地分以東屬何灌以西屬宇文虚中即大河一帶有守把而諸陵有護衛三省樞密院議二太子少令大兵屬尼堪謀臣猛將皆在西所名西兵須兩

浹旬可至即謂兵將欲于河灘守河陽及護陵寢却令公守北京及濬州公奏言尼堪兵雖盛未攻下太原必不先下太行其來必緩二太子兵亦不下十萬既至燕山其來必速上曰濬州不可少何灌以防二太子卿既召二鎮兵則護陵寢用何兵公奏言京東西路及鄜延環慶兵已邀擊金人文字到已旬日惟京西兵未團結不若團結起發以護陵寢及滑州以西河陽浮橋旬日可辦候姚師古种師中兵至臣却與同護京城以西上曰

如此穩當自鄭州向去西京黄河岸一帶皆廹近陵寢又恐尼堪兵經由此路極可憂卿且以祖宗陵寢為念公乞對畢即行上曰卿且名姚師古种師中只令移文人急遞公乞御前差使臣賫文字前去公又奏种師道老將有謀今閒居長安臣與之有契分欲乞名師道同團練西京軍馬及本路保伍于黄河岸橋諸陵寢措置守把訖與師道同入護京師臣只令行文字下陝西漕臣應副師道輕賫錢物令沿路名募人兵前來公陛下

辭即出門徽宗內禪淵聖即位徽宗幸淮浙南陽公為
行宮副使時尼堪以重兵圍困太原日久公馳檄河北
諸將邀擊金人遂往河東河陽澤潞間措置太行山設
守備諸處募兵並未至而二太子兵馬已從濬州渡河
且元指揮援兵並赴宣撫司童貫處時貫已隨從徽宗
幸淮浙公往陜西促姚師古种師道兵馬且檄令直赴
京城應援王室不得遵禀貫節制又以便宜令河陽守
臣節度澤路西京守臣節制汜水關鄭州時朝廷遣馬

忠將數千人往圍柏鎮公遇之于氾水關以便宜劄付馬忠令引兵回救京城馬忠遂由鄭州東門進兵救京畿與敵騎遇于道士店攻獲其首領軍聲大振先是敵騎至城下放兵四掠至鄭州為忠所破遂將其他小寨收斂為以西路遂通師道古及其他西兵並得至京城無阻公亦星夜歸護京城至鄭州之東阻抄掠游騎不得進遂收合散卒間道以趨且移文河東帥府約會兵黄河上又於宿亳以來得東南兵二萬五千人以便宜

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前進與李邈相先後行至陳州門駐兵淵聖遣中使持御筆令公赴闕遂從門外釣上入城先是姚平仲刼寨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公既至福寧殿奏事淵聖宣諭陜西援兵今已俱潰不守欲遣人奉使為朕分辨刼寨非朝廷意乃是姚平仲擅興兵衆探康王平安大臣皆不肯行事勢危殆卿可往否公再拜曰主憂臣辱臣豈敢辭淵聖泣下慰勉再三公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汭汭與言不遜

公依所得旨再三説諭遂送王汭出城因賫書復議請和公渡濠橋道逄甲騎如踏雲梯攻具蔽地而來公間關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風埃烈日中自巳至申金人數次以全裝人馬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一行皆失色公不為之動久之乃引公入見康王于軍中蒙聖語面諭金人先一日堆馬草於階前若兩三日城中無使人來燒草為號將路允廸以下並不存留且來攻京城今喜得大賢來敵金人來相賀方知如此次日陪侍康

王到敵帳見二太子者言語不遜禮節倨傲公以義禮遜謝之至晚金帥復遣人隨公將文字入城要越王李邦彦吳敏李綱曹晟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畫定三鎮界至方退軍時淵聖令公再奉使止令曹晟前去軍前外餘並作意度子細說諭並不應副無奉淵聖旨須管於卿處要康王歸京公再出城與帥長相見及張邦昌等退公獨留金帥之前專達淵聖手書再三以理說諭遂以次日獲從康王歸闕即拜公簽書樞密院事制

曰國家設中天紫極之輔以應泰階之纒列右府洪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武之道有異而安危之計不殊眷時謀謨之臣必授英傑之佐其官志窮精奥識造幾微雅志淵深而足以與權懿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譽薦歷要塗摛藻揚華密起鼇宮之胄稌疇婉畫坐談武帳之兵比資方叔克壯之猷應名虎來宣之命有嚴共武之服不戰屈人之兵兹啣命於金人仍通和於鄰好敏於應對卒以解紛其參豫於密庭共圖畫於

兵柄佇寵儁烈克邕皇威本精神以折衝運帷幄以決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之事功公力辭不受謂國步方艱捐軀効節臣子之分不可因此受寵數乞收還成命淵聖遣中使宣押諭以藉卿終使事在卿去就甚髙而國之利害所繫強敵在郊卿何辭以違朕意即其家傳宣至數四公惶懼受命自是凡三往軍前金人約公覲師公為送餞使是日夜分至敵營翌日早其帥遣人語公云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令特稱脫空

促日歸國頃之舉火為號諸營甲騎皆出遂行北去繼與金帥相見說及三鎮公泣下不言諸帥變色言兩朝和好樞密却不喜莫是有不好公事公云三鎮說不得哽噎教皇帝難割捨為太原有太宗皇帝影殿保州有上皇祖墳豈忍令人家子孫將墳墓割與隣人諸帥云這事有商量時呂頤浩何沂等在坐皆聞此語公遂再三說此語云如何得箇意到本朝皇帝處諸帥云得及得回書對淵聖前開拆果有將來別有詳酌之語敵既

退時徽宗駐蹕鎮江得報宣召南陽公至行宫寢堂出
公奏狀徽宗曰虚中自二月上旬三往金人寨中第一
次明劫寨非朝廷之意乃西兵貪利遂止其攻城再往
奉迎康王還闕幷取到吕頤浩等初七日與城下為盟
令印押誓書幷説令退師二太子喜虚中以至誠相待
初約四月一日歸國再三説諭遂肯初十日退時令虚
中至日親來觀看初十日五更如約往相見二太子帳
前吹笛聲鑼步騎兵北去如飛至巳時豁然一空當日

約行一程以上此事可喜虛中口辯有智畧了此一段事今已除簽書樞密院事南陽公頓首謝初金人之來重兵驍將盡屬尼堪二太子者得郭藥師為軍鋒遂先至京城下及二太子退諸公以為泰然無事公獨以尼堪為深憂乃奏陳乞厚為隄備京畿作塘濼河北河南聯民名募忻代太原失業人及陝西善戰者每一萬人為一軍綦布近輔大張形勢廷臣無助者及議追擊二太子悉遣在京軍兵渡河襲逐行方整齊而尼堪已至

澤潞據太行下瞰河津河陽始大駭遂令所遣兵未遠去且守衛王室再為閉城堅守之計其後議者不復聞尼堪澤潞事專以不追擊二太子歸罪執政故公罷政出知青州陛辭上密遣人賜金帶茶藥錦綺公又論青州與金人為鄰外控海道當措置隄備牽制州郡又上疏論京東盗賊屯聚至數十萬東路尤被其害臣初到界首交割之後體問得餘黨散在山谷與已受招安之人皆未寧謐州縣所憂正在此數月青州以南連接泰山往

往數百里人烟斷絶今本路瀕海與金國對境北又接濱滄邉面皆通行敵馬若不於耕桑正忙之時速與慰安人情竊慮姦人復出盜已一面作奉聖旨遍牒本路又乞置騎近通西路為一萬騎及閱習事勢飾治器甲為將來應援河北入衛王室之計朝廷忌功者論公不已公雖已報代上疏論當厚為金人隄備且言臣蹤跡孤危一路必稟承乞促代者曽孝序之來其言鯁切並無三省所沮未幾果以言落職奉祠時南陽公從徽宗

來歸因入對淵聖曰卿弟虛中二月初止金人攻城與二太子為誓約說令還師豈不是社稷功虛中善料事勢欲留在樞府而大臣堅不見聽亦是恐有伏闕之事且令作帥朝辭出門朕遣人賜以金帶茶藥錦綺之屬更不敢令人知却恐須要奪了南陽公頓首謝且奏言虛中近已罷帥奉祠蓋緣言者謂城外為盟非二太子止是河北賊魁虛中安以河北之寇作金人以冒退師之功金人自燕中舉兵直至京邑今日乃謂止是河北

之冠言者所論如此大臣曾辨明否上曰大臣且幸卿弟不在眼前豈復更與辨明南陽公出知江寧公來依之雖居閒廢亦上疏論車駕臨幸江寧當用民兵之法措置便宜責在長安總其屬應於兩稅鹽酒並聽支用知通將官分治軍民同為訓練其言詳備懇切疏奏不報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五年十月盡其月

建炎元年太上皇帝即位以廷議與金人三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公不勝忠憤上疏及移書宰輔辨白其畧云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騾馬遣使送誓書差

沈晦為國信使奉今上皇帝出城至敵營皆是正月上旬事臣是時在畿甸收拾援兵至二月一日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攻城臣自拱州與李邈收集東南兵入援至初二日奉聖旨召至陳州門鈎上城入對被命出城面奉淵聖旨明劫寨非朝廷之意須要奉迎今上皇帝還闕當時所與物止鞓帶四百條水銀鵬砂十許斤適中王汭等所用别無其他自有奉使日月可考若不分明剖析恐身首異處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奏不省二年詔募能使金國者

公應詔有旨復中大夫乘遞馬赴闕制曰朕念二聖和鸞之馭遠勤沙漠之征憚兩河耕稼之民久困干戈之役思得賢士往使殊方豈無忘身徇國之人應側席求安之詔爾名實相稱文武兼資雅意論兵用合孫吳之妙高才視草夙推頗牧之奇蚤薦歷於禁塗遂參陪於樞院稍愆清議薦賁丹書茲露章於公車斷將命於絕域朕嘉乃陳議慨然請行移復次於廷紳俾來朝於驛路當圖忠報益展素懷佇爾疾驅副予臨遣時車駕駐蹕維揚公入對上嘉

奬再三復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充國信使時敵情叵測公至敵庭被拘留始誘以富貴中廹以鼎鑊公不為屈敵亦義之不敢加害公知金欲窺蜀遣使臣相偁潛告宣撫張浚欲其持重且云江左人錢釗傅乃引者勿令近行在又遣使臣楊安以楷書經文寄季弟南陽公及龍圖公常具奏今在御府敵遣公策偽豫公力辭不行副使楊可輔來歸公復以蠟書潛言敵中事上命賜家屬銀絹紹興元年有旨以公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

存恤家屬因遣使以金帛茶茶賜公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勵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常登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信念其良勩宜有褒嘉錫以兼金貢之束帛加織文之纖緻分異茶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賴於洛謀有功見知尚期於來諗時紹興七年也公留敵庭既久雖羅困苦然忠義所激遺家人書一語不及私甞寄南陽公書畧云囚繫異域生理殆盡

困苦瀕死自古所無中遭廹脇幸全素守惟一節一心待死而已終期不負社稷念虗中遭遇主上最先衆人往日在京城外迎奉歸城中粗殫犬馬之力今日之厄亦為國事分所當為夫復何憾又寄夫人書畧云自離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所堪今年五十三歲鬚髮半白滿目無親衣食僅續惟其一節不負社稷不愧神明至如思念君親豈忘寤寐俯及兒女頃刻不忘度事勢決不得歸縱使得歸亦在數年以後兀然旅館待死而已至於歌詩者不勝

記其詩有曰定鼎未應周命改登床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鴈何時到上林又曰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雖一飯未嘗忘君如此公志欲就大事嘗與使事得歸者欷歔別且曰大丈夫身拘異域不能効奇功報本朝顧乃同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耶非吾志也時中原東北豪傑之心恥事仇敵公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以紹興乙丑與偽翰林學士高士談等同謀結集欲因金人拜天就刼殺之

先期以蠟書來告朝廷欲為之外應秦檜懷奸無狀且忌公功在已上繳回蠟書會事亦覺公父子俱死家無噍類時年六十有七公初諱黃中後帥慶陽徽宗御筆改今名云授右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初廣平公既拘留異域金人將用之懼其以骨肉為念欲以家屬為請廣平密知其意因王倫使還附奏云如金人萬一有請願以沒敵為辭會秦檜當國主和議甚多金人以士大夫北留者家屬為請檜悉遣如約顯謨公方侍廣平夫人

閒居檜諭旨監司追遣老幼無一遺者繼又中使促令就道顯謨公到闕具對劄畧云道路之傳聞以謂臣家屬既到即送鄰邦政及螻蟻之賤無補國事萬分之一然而嘗聞蘇武持節居匈奴十有九年既歸之後但見因使者致金帛贖胡婦所産子還中國以嗣其世著於信史實為中國美談伏念臣父盧中忠義自奮謀不及身令若盡遣其室恐非朝廷所以矜恤之義况臣父盧中元是奉使而去以一身狥國之急即與其他被執之

人事體不同紹興七年王倫歸自金國來時臣父䖍中託以一事附論田奏云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没敵為言此語陛下必嘗知之以此驗之可見臣父䖍中雖以一身持節在外未嘗不乃心王室而其家屬望朝廷主張之意乃先定於十年前豈欲臣母子顛擠於道路而遠徙於他邦哉為檜所抑竟不得對全家驅廹出境聞者扼腕嗚乎公天資忠義愛君憂國出於志誠忘身狥難終始一節不間夷險初童貫與燕山之役朝廷以公

參謀公知名禍啓釁非國家安静之福不忍潔身至今以為高其所論諫及條上三十議大率以自治為言拳拳懇切迨金人渝盟兵逼畿甸公崎嶇戎馬間收合散卒移檄諸道護衛陵寢應援京城繼將命使金開諭禍福太上皇帝以歸不幸中原復擾二聖北狩公雖得罪嶺表獨抗章應詔願復使絕域公精忠自矢可槩見矣初公嘗夢挾日以飛故有儻符他日夢尚輿及宸游之句建拘縶敵庭至死節之日凡十九年餐氊嚙雪視古

無愧公能隱忍就大事天傾地覆公志莫遂事既敗全家赴死而公之志益顯嗚乎悲夫　李綱傳信錄曰初宇文虛中以中書舍人為童貫參謀官盧溝河之敗虛中走焉及燕山奏功歸為翰林學士宣和八年秋復從貫以行金人攻汴虛中同貫奔還道君以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敵騎既逼都城虛中走宿亳間至是聞既和乃歸上以為簽書樞密院事故京城為之語曰一走而為內翰再走而為大資三走而為樞密虛中既

奉三鎮詔書至金人軍中自以為有和議之功識者笑之

朱勝非秀水閒居録曰宣和初出師以童貫蔡攸為宣撫使劉延慶為總師翰林學士宇文虛中叔通叅謀既至境上虛中度事勢不可為乃以劄子示貫攸請罷兵其畧云昨者耶律禧失國淳輙篡立國家以兄弟之義不得不問舉兵廵邉招納其人仍絶歳賜是為義舉今天祐宗社有主全中國之恩威昭盛德於殊俗顧諟明命恐不可緩正宜明下詔書謂前日之役以淳篡

立令淳既亡其國無主幸災伐喪非中國之義仰邉臣按兵不得出討乃令雄州移文對境喻以歲賜已到不知交與何人如此可舒契丹怨戾之心寛我邉計遷延歲月得以為備又於仁義恩威一舉兩全如女真責我夾攻亦當喻以原約止謂耶律禧無道令彼國再易主不成喪義禮所在人情所同雖云他邦亦必心服貫攸不能用叔通靖康初副樞安成之樞密宇文議保燕京記曰宣和壬寅朝廷議取雲燕命取樞密宇文公以本

職顯謨閣待制黎頵軍事公馳至河北見沿邊置之兵
備缺然無以恐女真異日强不可制即上疏力言不可
又貽書與太宰王黼元樞鄭居中及其兄承旨並翰林
學士趙野託承旨與野力勸黼黼不從遂取旨命公不
得漏泄章奏時師老無功上有意中輟而契丹九大王
耶律淳死國人離心黼再主攻伐之議鐫宇文公待制
命知檀州檀山去燕山四程久之環慶闕帥鄭居中薦公遂以
修撰帥慶陽而朝廷又有收復靈武之議欲命高俅總

其事御筆條畫攻取之計俾公遵行又力言不可高俅自憚其事尋已而公亦罷帥責知亳州乙巳歲公為翰林學士言童貫欲取雲中斗絶一隅縱可取亦不可守貫之黨馬擴李宗振等陳可取之策二疏交上時蔡京當國欲從貫言公兄時為右轄與李邦彥合謀力爭於上前京之説不勝遂畫旨留候至乙巳歲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失守報至中外失色上御保和殿召謂公曰悔不用卿前日之説公奏先降罪已詔以收人心人心悦

則中原決保無虞上命公草詔而公先以草成詔本在懐中即取進呈又列更朝政數十事於詔本之後持上欲詔書中入政事拘於紀年賢能陷於黨籍之語大臣亦有言不須降詔公涕泣力請上從公言詔下人心大悦上曰卿素得陜右士心可以資政殿大學士為宣諭使躬往陜西擇將名兵以赴國難公以二月二十八日朝辭出京至陜西以檄文名种師中姚師古令各以麾下兵赴京畿而公親總馬忠等兵至鄭州之東遇金人

萬騎欲據鄭公慮鄭破即絶西兵來路遂令忠邀擊於僕射廟前金人大敗公又移文諸郡及申奏朝廷聲言陝西有兵五十萬二帥及諸兵至者十九萬此先聲也金人莫測虛實遂領兵下寨不敢四出至今鄭州繪公及馬忠像于僕射祠中公以丙午二月一日回至京師時朝廷於正月中旬已講和金人止俟得金帛犒師即還而李綱引兵劫寨失利無一騎還者金人怨朝廷失約再攻京城西北隅幾破雲梯四面交至矢石如雨城中精兵自梁方團

結五萬人破於滑州何灌領三萬敗於近畿刼寨失利又喪數萬人驅市人登城守禦不能荷戟彎弓公憂社稷危甚即入城見淵聖於延和殿泣謂曰救此危急有何策公言今城中惟有禁衛市人不可出戰西兵至者未滿萬人其餘計程須旬日可至王師寡弱城西北隅已摧毀拒敵未有策惟有臣以身當刼寨之事臣試冒死往說之上曰卿且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急公即欲前往自刼寨後金人覘使人來即殺公捐甲服朝章以

三省大程官數十人從張盖揚鞭令前驅傳呼而出城而金人以萬騎圍繞前驅已有被殺者公言我來計議事汝安得殺人金帥二太子者舊聞公名知公至即令引公至帳前會食公問再攻京城之事二太子曰朝廷已與我和因甚却來刼寨公曰我招西兵至城下西兵貪利不知朝廷講和只云爾有金帛數十萬所以刼寨止約不得干他朝廷甚事二太子曰是不是公曰人誰不畏死我以不能指約西兵刼寨冒死而來以明非朝

廷之意公論議慷慨衆感其信義遂止攻城令公速往
奏知公言今日已晚俟來早入城二太子又喜公不疑
留飲至夜對公焚攻城器具翌日公對延和殿言二太
子可以信義感動已不攻城令宗室諸公皆從上皇往
東南惟康邸為質於軍中臣取聖旨以來日試往取康
邸還闕上許之除公簽書樞密院鮮所服正透犀帶以
賜之公次日再往金人寨中力請康王還并指名取呂
頥浩七人謂金人曰若此人不見聽只死在此所誓不

空歸反覆至數千言金人感其意許之遂與康邸及頤浩等聯轡而歸公嘗謂今上在兄弟中英偉絶人慮久留金人寨中建議親往奉迎遂為今日社稷大功又慮兵久不退生變二月七日又取吉説金帥趣其歸師金帥許以四月十日為期公再三陳論自辰至申促至二月十日二太子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金人以虚誕為稍空請公初十日早親來看我退師二太子又説割三鎮事二太子曰若能固守盟約三鎮别有商量止要賦税公

遂令二太子作誓書入此十六字於書中携之以歸奏知上喜甚時二太子者遣師公亦反覆說令報知尼堪回至代州矣而李綱之門人皆曰前日保京城之功只說隴西公今日却歸宇文須與掃了掃了之說當時忌公語也公初與二种及姚師古商議為備禦一十九事為一册皆在畫一欲其樞府施行而同列皆言我輩在朝金人必不來何必設備禦所論率矛盾不合公爭於上前言主和者不肯設備主戰者不量力以喪師輕視

敵人如兒女子豈不誤國有言者舊嘗總公薦自代公不與至是在言路又欲與其知已位亞政府者為地抗疏力詆公皆虛言無實而誣公在雲中喪師等事公未嘗總兵又雲中在敵境距代州三百餘里公未嘗帥太原不知何以得此語又謂公以口舌退金人之師致王師無功詆公既力兼同列見公智畧輻湊又有退金人保京城大功妬之頗甚公孤立不勝亦懇外補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師青社朝廷降詔令三鎮邀擊金人尼堪

者復回至太原公所議禦十九事皆不省惟唐恪間採其議而何㮚處計策行則公復用取其策焚之備禦從此而不講公所招宿將孫安節等皆不用至三鎮邀擊喪事金人遂以盟約終不可信攻太原陷澤潞朝廷督种師中等陷沒相繼太原以無援失守大臣親擁兵皆潰散國威靡然金人再破京城遂成北狩之禍皆輕敵寡謀妨功嫉能所致也靖康丁未三月八日蒲田成安之謹記　金人烏珠狙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曰皇統元

年副元帥烏珠誅都元帥達蘭以割河南地遺大宋有逆謀提師過江復取河南四年田師謂南北行三帥曰吾近因國有叛臣結連南宋自引軍弔伐問罪大軍至亳州思越淮橋道沮遏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勒巴二帥探路先行韓常周傑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截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路兩勢造橋吾大喜晝

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佔據軍河擺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至昭信晝夜不絶因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分勢就山爲隘若使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敢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恃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至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遥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田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問諸軍不避寒酷

踏泥打凍決地涸港握蕩取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馬相兼為食諸軍飢苦之聲不忍聞但虚心寛諭而已又諸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於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日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晝虎龍阿勒巴言若南宋受檄猶

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糧鈌因南聽蕭信之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為界誓信約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洒黙集軍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七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知但一檄書下宋取捉乃萬世不傳之上策吾近因賊徒激惱氣衝吾守信昌日箭瘡發作遇陰風痛連骨髓忽承詔報宇文

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冗謀反幸得萬户司冦沃赫來告首捕獲宇文等請暫歸朝議事至日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曰行府帥曰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鋭冠絶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為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子軍東遊海島南廵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服心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鋭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同列不協國朝之

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身後
宋若敗盟任賢用衆大舉北來乘勢惑中原人心復舊
土如反掌不為難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
如宋兵勢盛敵强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
國朝計議擇用制為輔遣天水郡王 闕 安坐汴京其禮
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
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
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恱其

心目不數歲後供須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擾亂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隳壞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其水陸謀用才畧取江南如拾芥不為難耳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目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師死贈大孝昭烈皇帝大諒本貫雄州歸

義縣父成先係雄州弓手於宣化七年累立戰功自保義郎轉至修武郎准瀛州高陽關路安撫使司將付交統衆迎敵又累立戰功轉武路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又功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宋命統衆守捉河間已來遭大兵圍閉又充四城提點兼安撫司統領累奉宋命令統義兵收復山東河北京畿等路羣盗立功轉青州觀察使又累與北兵戰敵父兵寡力不敵渡江歸宋遭權待制挾讐申父以羣盗為名不能整雪分兵江西

守侯朝廷指揮𫎇遣張俊統率大軍招收父約束已次將佐不得抗拒張俊父之忠義反成過惡被誅戮遂率衆歸附前齊天眷元年知鄭州宣麻除鎮海軍節度使其詞門下授鉞建旌式重兵權之寄折衝禦侮元分閫外之憂思付戎麾喜獲賢將宜敷渙號顯告明庭中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鄭州守李成智識精明性資果毅戰遇强敵㮣貫軍鋒弓綰二鈞矢穿鐵騎爭摧鋒陷陣之勇立斬將奪旗之功仰察天時俯覰人事拯斯民之

塗炭提士衆以來歸允懷心膂之良增重爪牙之任嗚
呼賈復提衆以歸漢終成定亂之功尉遲捨偽以從唐
屢著擒賊之績擬予大將思配前人可特授鎮海軍節
度使輔國上將軍充山東路留守東平府住坐賜五十
疋黄金三十斤自元帥死後未三載貴戚爭權果如元
帥所料天德二年誅撒蕭王宗本三年又誅斬韓常周
啓等四十餘員内多有親立功者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六年五月盡紹興十九年十二月

紹興十六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何鑄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七年三月四日丁卯牛臯卒丙寅都統田師中大會諸將而統制官牛臯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門下吏及對家人語以後事翌日丁卯卒于正寢故外人唯知臯無病而卒既而聞其遇毒或以為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莫不歎惜者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一日壬戌朔沈該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蘇闕副之 詹大方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容肅副之

二日癸亥趙鼎卒于吉陽軍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矯朝旨令吉陽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一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當誅及我一家我死則汝曹無恙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林泉野記曰趙鼎字元鎮觧州人登崇寧五年第靖康初觧潛為河東宣撫副使辟為勾當公事建炎三年為樞密院計議官除侍御史遷中丞金人南侵上幸明州宰相吕頤浩議復還

親征鼎力爭以衆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上遂决航
海之行四年累言頤浩之過罷之擢簽書樞密院是冬
罷為提舉洞霄宫紹興二年起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
制置使三年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頃之改督
川陜荆襄諸軍事未行而金攻淮南宰相朱勝非失錯
乞持餘服罷去鼎奏乞親征以督諸將乃留為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從幸平江府
督韓世忠劉光世張俊進兵淮東擊敗敵衆薦張俊復

知樞密院事罷席益汪伯彥舉用馬闕折彥質王居正
晏闕復陳與義廖剛張致遠胡寅劉大中沈與求章誼
劉世寧潘良貴范仲朱震之徒而人心悅向五年遷左
僕射兼樞密院事及都督之任士民聞之莫不以手加
額鼎為政戢吏愛民譏冲禮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
降差除一切格止重伊川程氏六經之學元祐黨籍子
孫多蒙擢用去贓吏進正人一時稱為賢相翕然有中
興之望六年劉豫寇淮南劉光世以孤軍不敢守廬乞

退師太平州昺從其請張俊往江上督軍復遣光世還破劉麟俊田以鼎私於光世為奏俊又請上幸建康以圖中原昺謂宜自守未可進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制置大使七年俊罷召鼎復尚書左僕射因請上還臨安召用常同張九成傅崧卿向子諲委王庶督軍政八年加特進王倫使自金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遂請臣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再罷

為提舉洞霄宮金叛盟鼎上言時政檜方專朝政大忌
其能必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罪責授朝議大
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聞叛盟嘗有
幸言上亦每𡁠鼎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
州安置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朝野痛之有子四人鼎既
死檜憾之不置二十五年衢州通判汪召嗣教官莫伋
希檜旨誣鼎子與趙令衿飲酒誹謗時政送大理寺欲
加族滅會檜死獲免二十六年追復鼎觀文殿學士

秀水閒居録曰紹興二年吕相頤浩秦相檜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吕而秦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時内修政事外靖邉隅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制詞云玩歲茍安非拯溺救焚之意待時自定豈興衰撥亂之圖又云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都省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檜領之五月頤浩出師羣小亂朝紛然競進無復

曩叙上乃覺悟頣浩至潤州兵潰不能進引疾求罷名還八月檜貶而局廢侍從臺諫往往坐媚竈逐去余守會稽忽除同都督軍事上章力辭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後旬日改除參孟庾時庾同韓世忠湖外討賊回就以代頣浩也九月餘復相而頣浩猶帶都督余因進呈奏言此官當罷同列皆言方防秋未可余又言庾姑存之頣浩所領可罷三年正月余又奏適金使來執政皆言江上不可無應接宜待使回三月使人回余又奏始得

旨庾赴闕都督府罷是歲九月頎浩罷政四年夏初張
浚被罪陜蜀無大帥言者有章云若無大帥必失西蜀
六月嵘上宣諭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參政趙鼎知樞
密院爲川陜宣撫處置使如張浚故事余曰聖謨如此
臣不敢不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而踰月無處分八月余
以瘡瘍謁告十餘日忽奉宸翰如前旨執政日見訪問
疾鼎語余曰今川陜兵柄皆屬吴玠大帥無他能制玠
足矣然玠見爲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能制乎余曰

公意如何有所見胡不奏且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冐曰願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方為之余心知冐欲都督即曰偶拙病未愈未能造朝公不欲自言即同官亦可言也冐唯唯後兩日再奉宸筆改命冐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是時余起復居位已累上十二章丐持餘服冐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余叅告進呈指此一項奏言昔聞王音趙冐出使如張浚故事上曰然余又曰

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昺所需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余曰欲支三百萬緡半至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悦之既退昺語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遷延之久郊後余得請昺果相不復議蜀帥五年春昺遷左相張浚右相並帶都督諸路軍事浚統兵往來江湖號都督行府權勢甚盛便宜行事關送三省密院奉行内外無敢違者更易大將軍移徙諸軍科歛之重以千萬計軍民

胥怨浚方大言進復中原欲獨任國事七年正月逐鼎
於會稽至五月淮淝兵變浚貶昺復相然都督竟罷矣
又曰趙昺滇相植黨亦急凡兇險與刻薄之士無不收
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為中司
同即以鼎所善奏為臺屬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幾遷殿
院紹興八年秋昺失眷丐罷戒知其决去即露草請留
以徼厚福其言狂躁愚弄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
持之力也今録其疏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昺本貫陜

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中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愕進擬是非臣所不得而知也今趙愕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之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愕負陛下者何事愕與同列忿爭者何語愕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愕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愕不自安非一日假使勉强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决臣不復言但愕去

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可為慮耳既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思事如既者絶少爭權者甚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者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又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人材可知使來者皆大過人雖去既可也若但逐斥異已而遷除附已者徒為紛紛則與既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既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所為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其三既若可留則

用之畧若有負於陛下者面戒飭之畧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者乃薄俗可歎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前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言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境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稍為有禮不然去歲名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

臣恐天下不無竊議禺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
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
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跡涉朋附則
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伏候勅旨貼黃稱臣今
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不敢與禺請留禺若去位則
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臣計臣則幸禺之去為
便在陛下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
名薦於陛下禺聞之縮頸吐舌搖首人傳以為笑禺畏

臣如此三省同奉聖旨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
與外任差遣又曰趙相與蒲觧閒人起於白屋有樸野
之狀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
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
竒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於座上謂之
香雲又堂饌自艱難來至於菲薄與增十倍厚日有會
集侍從諸將下逮省寺官所善者次第名食堂厨公吏
支日費香直且數千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甚疏

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没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掩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萬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偶必辯而不辯也

紹興十八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王墨卿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九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湯鵬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石清副之　張杞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董先為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董先初在鄂州宣撫使為背嵬軍統制岳飛死後召先赴行在隸步軍司為統制先與步帥趙密不協為江東副總管州駐劄殿司楊存中憐其才常賙遺甚厚且劄子乞隸殿司以三衙不許互換陳乞不許鄂州都統制田師中乃乞為統制遂為左軍統制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

完顏亶爲岐王亮所弑神麓記曰皇統九年四月初太白蝕月太史言不利於君將有大臣作亂又有旋風從北向南吹染練騰空萬民望之上青下赤落在内廷祥曦殿之側繼而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燒壁幕地衣衆人皆覩東昏震悖遂大赦天下翰林學士承旨張鈞作赦文稱凾者龍潛我宮之句由是大怒曰龍奈我何將張鈞杖之數百截去手足而斬之東昏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窺覘左右近侍不辨親踈唯有少不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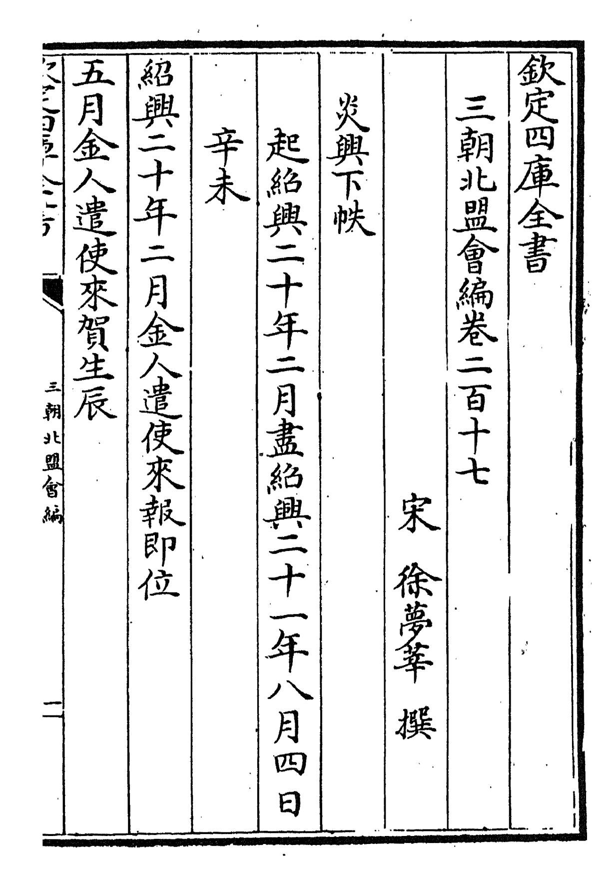
恣情逞欲手自刄之親殺兵部尚書賽居常護衛將軍
巴錦廣威宿直將軍集賽定遠郡王徹爾特默及弟巽
州節度使扎拉子姪皆族誅之又手刄鄧王子阿珠輔
國兄弟二人又手刄皇后費摩申氏并諸妃嬪以放歸
宗者數輩皆賜死於家大臣戰慄待死每日入朝與親
戚相别而行駙馬都尉唐古卞率平章政事岐國王亮
廉訪參政蕭王仲武太常大卿鳥塔宿直將軍噶珠尚
廐局使高景山寢殿寳達爾興國努同謀因帝醉熟睡先

盗去帝側弓刀詐稱宣命夜召亮等直入詣寢殿就醉寢殺帝時年三十一是夜有護衛將軍呼敦者元不與謀潛見此輩入寢殿欲行大逆東昏裸體躍起取傍側弓刀不獲呼敦先以所執槍刺東昏於壁衆乃同時向前亂刀斫而殺之遂開殿門興國奴傳旨欽取護衛弓刀皆不知其詳然後屏出敷德殿門詐稱前帝宣召大臣等左丞相曹國王阿布薩山至則縊死之遂立亮改號天德遲明朝諸大臣布告天下以失道廢宣為東昏

王　金國岐王亮弑其主亶自立皇統九年十二月二
十日登位改元赦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惟太祖武元
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公存心天下大器授于太
宗文烈　缺　厭代不忘先遜憑王宣命屬之前君以繼洪
業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叶心正
救之而弗悛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既殂殞宗
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締造所繫垂統推戴眇躬嗣臨
天下朕以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淵

永未知攸濟尚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輔翼以底
於治宜布惟新之令以宏在宥之恩可從皇統九年十
二月十一日改為天德元年於戲嗣守丕基體於宗祏
永綏綿宇尚軫黎元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盡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

辛未

紹興二十年二月金人遣使來報即位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二十五日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錢愷副之

十月王曮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趙述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金人來賀生辰

八月四日辛未韓世忠薨韓忠武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世為延安人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以夕而關閉王怒以臂

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關吏駭服
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强弓二百斤嘗乘悍馬手
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
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
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兵
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廣資用通有無或
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
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將從黨萬以行父

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齪齪自守陳公竒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埤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蔦平嶺王與黨萬悉精鋭鏖戰賊觧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鬬賊少却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鎗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烏頁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邉益服王威名朝廷議復燕

山調諸將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十騎列於高崗戒勿動值燕王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敵奔即鼓譟取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田折自如敵疑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五十騎夾攻之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敵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

不顧以為他盜王謂曰今之來者金兵耳願公速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千騎當敵名曰硬探寔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寔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敵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去主師數萬之衆皆潰敵騎大至陷千重圍中意氣彌壯挺鎗奮躍而前所向披靡敵嘆異少卻即潰圍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三軍召對便殿且詢

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名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金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狥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劉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刼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

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戎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有死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半夜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旦而從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將所降朝京師欽宗每賜對慰奬甚渥賜衣甲鎗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王

淵得王以自固敵再入趙知王在焉攻益急援絶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敵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金來者始知大帥二都統是日被鎗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督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敵縱兵逼城人心危懼王據西王臺力戰敵稍卻翌日再至而首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敵遇即單

騎突之斬首帥以還部兵乘勢鏖鬬敵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率父老迎謁居民焚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換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王大力李顯等所向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北馬之牧效著睢陽皆記寔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

既破儀徵自金山以衆來降者抵城而不鮮甲𢈔從者
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
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狽顛
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
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
軍分其衆屬大將張浚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
内外賊盜時敵再攻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
殺已數千人而别將以後軍先退敵衆乘隙犯王身被

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宣帶御器械如故未幾詔王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移行在時建炎三年也烏珠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烏珠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急以舟師赴難未發烏

珠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絶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殺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頥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畧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圖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敵資財物帛盡與將士并將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烏珠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敵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

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敵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烏珠軍于南達蘭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烏珠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敵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烏珠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敵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舟

師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絶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烏珠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悉舟師督戰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金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觀我虛實者乃遣偏裨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入

廟兵繼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岸兵繼入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而脱詰二人者云即烏珠也是舉也烏珠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舟師邀擊金兵忠勇之節遠所未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北馬飲江大肆威勢

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帥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歎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詔除太尉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絶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烏珠與帥托卜嘉即合三路入攻騎兵自泗州取淮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嘆今敵

氣正鋭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横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即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恊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筭以決萬全

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强鄰驅率吾民遣兵東向覘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大將乃心王室忠憤之氣實相同之今敵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

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奸計朕雖不德撫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遏敵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兵伐木為栅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戰士皆敢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敵至維揚置酒送別杯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曰王有詔移屯守江乃檄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至境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嚴聞鼓鳴則次第起擊良臣至敵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烏珠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

喜甚與麾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敵騎過吾軍之東直北旗少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敵雜出金師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敵全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敵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烏珠乘千里馬以遁積屍如邱垤擒其驍將托卜嘉女真千户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山等齊軍勢大振烏珠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金敵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敵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持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户長等敵敗俄而王至窮廹于淮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踹藉没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殺其衆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烏珠舉國來侵憑陵邉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

狗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儁偉如此朕
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
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金人既傾國内侮朝
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
然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敵
既潰散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
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
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敵帥達

蘭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橋茗為報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來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達蘭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宿遷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敵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名遐播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需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

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制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残掠邑屋皆卭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剏立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卻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兵數百獻于朝是年敵又至漣水迎擊殺其將孫統制追至金城時豫之鋭卒盡屯宿遷聖女廟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獨口軍既單

弱而敵援兵庫里濟蘇賈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軍五百衝之為敵所圍王突圍挾衆以出復乘鋭掩擊過駱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揚旦暮且下會詔班軍王亟還道遇偽齊帥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托音貝勒鑿山水晶相公清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烏珠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彦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氊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

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敵衆暴屍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敵俘獲器甲撫輯黔黎眷言忠勞數嘉歎異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主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輿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前營田大使王以承楚軍弱正當敵衝敵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

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傑俾緩急為應山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成功太上賜札曰覽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嘆嘉今疆埸之事以安静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守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敵情

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敵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于一戰已悉朕廹于彊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敷姑鬱鬱於此自冬敵人深入卿首挫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特此其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不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茲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

言閫外有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
置自便勿復拘執至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朝廷
軍政日修金師屢衂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
漠力勸太上屈己和金銷兵罷將朝廷遣交割河北境
土亦遣使來議而使者不遜時檜主和議甚力大臣宿
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流涕章上以十數為太上開陳
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敵情詭詐且陜西諸路出兵
産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

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大軍深入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别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末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覆文收於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賞典憲甚言深切懇至出于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

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畧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埸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敵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

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云烏珠既再陷三京又攻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藴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迎擊千家口破走烏珠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十一年敵都統周太

師者以大軍深入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於淮揚又走之因取劉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敵溺死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湖陵大寨擒敵帥郭太師偽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少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敵攻淮西殿師楊存中合宣撫使張俊之師與戰於鍾離匆匆詔王赴援敵别軍數萬屯定遠

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克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敵接戰追逼直至城下敵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遏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料敵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敵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

迫不得已淪於仇讐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賜札嘉奬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愷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邉備名諸大將還闕正及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閒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二十二年秋八月四日薨謚忠武趙雄撰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七